



天下同萌
Tianxia Tongmeng

一不小心 汉化了



苏丝黎/著

SUSILI ZHU



祖传女汉子，
专治傲娇男。

女汉子联盟!!!
良心出品!!!

力拔山兮气盖世，纯爷们兮女壮士。

天生自带**汉化症**，

桃花何时来？



汉化症 VS 王子病



就算像大叔一样活着也要谈恋爱！



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YANSHAN PRESS



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YANSHA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不小心汉化了 / 苏丝黎著. — 北京 :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4. 4
ISBN 978-7-5402-2413-4

I. ①一… II. ①苏…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19816号

一不小心汉化了
YI BU XIAOXIN HANHUA LE

作 者: 苏丝黎
责任编辑: 王梦楠 李满意
责任校对: 仲济云 石 英
封面设计: 顾 红
社 址: 北京是宣武区陶然亭路53号 (100054)
网 站: <http://www.bjyspress.com/>
微 博: <http://e.weibo.com/u/2526206071>
电 话: 01065240430
传 真: 01063587071
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字 数: 176千字
印 张: 7
版 次: 2014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1.80元
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YANSHAN PRESS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CONTENTS★



Chapter 1 “叔女”与花心王子 001

Chapter 2 我的男神和他的女神 025

Chapter 3 喂，合作吧！ 046

Chapter 4 糟糕的家庭聚会 061

Chapter 5 为了爱，出发吧！ 084





CONTENTS★



Chapter 6	泰国惊魂	110
Chapter 7	糟心的日子还要继续过	130
Chapter 8	剑拔弩张	153
Chapter 9	爱嘴还是离我太遥远	174
Chapter 10	女追男，隔着海角天涯	195



Chapter 1

“淑女”与花心王子



我的老爸林赞成同志，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就立志要把我培养成绝世淑女。但二十一年过去了，效果欠佳不说，反而有悖而行。在看了美国纽约州通过同性结婚法案新闻的那天，他把报纸重重地摔在茶几上，骂了句“狗屁不通”后，打电话给我，在电话里直白地说：“妹妹啊，老爸觉得你该谈对象了。”当他唤我“妹妹”的时候，那代表某种不好的事情要降临，比如在我小时候，他曾说“妹妹啊，不能再吃糖果啦”，“妹妹啊，你妈妈要带你姐姐去美国，以后就我们俩一起生活了啊”。

最近一次假期，我们父女两人在家里共进晚餐，听到我回荡在饭厅里喝汤的声音后，林赞成同志皱起眉头，又重新燃起他的淑女养成计划之魂。所以，他希望从离开幼儿园就没再穿过裙子的我，穿上裙子去参加他老同学的二婚婚礼，意在多接触各种有修养有涵养的人，早日养成淑女习性。

熟悉我的人——比如我的死党麦莉，她深知我不是当淑女的料。

麦莉那张吐不出象牙的嘴，得知我爸要逼我走淑女路线时，她

正把自己蚊子般的细腿抬到桌子上压腿，骚包地把长发撩到脑后，不忘甩一个没准会扭伤脖子的动作。她伸出食指摇了摇：“Lady? No! Lady Gaga? Yes!”最后落井下石，“全班男生掰手腕没一个掰得过你，依我看，你是像大叔一样活着的女人，简称——‘叔女’。”

既然已经登场了，在麦莉把刀架在我脖子上之前，我要插一段人物简介，在这里隆重地介绍我的闺蜜麦莉——美貌与智慧并存，魔鬼身材，FBI的智商，连神仙见了都要让道的21世纪最后的奇葩，人类最后一个胸大貌美且有脑子的人间奇女子……此处省去三千赞美女文字……

我和麦莉相识多年，从高中一路升到同一所大学，麦莉读的是历史系考古专业，我读的是新闻系传播专业。历史系的宿舍主要分布在学校北区，新闻系的宿舍主要分布在学校南区，两个区之间隔着一一条宽阔的大马路。在这种情况下，麦莉运用了她各种手段和口才，把四人间的寝室申请成了双人寝室，并把她和我弄到了同一间寝室。不仅如此，她去宜家卖场拖回一张红色沙发，阳台上搁了跑步机、瑜伽毯，常常一边做着瑜伽，一边读她不知道从哪里搜罗来的各种野史书籍。

后来我问她怎么把我们弄到一间寝室的，她抛个媚眼轻描淡写地道：“简单啊，我只说我们是Les……”她说“Les”这个发音时舌头轻巧地在牙齿上弹了弹，看起来特别欠扁，“还有啊，这间寝室据说死过一个学生，太用功精力耗尽还是什么的，他们很爽快地批给我了。”

真有她的，竟然弄了一份封禁的新闻报道丢到教务处，学校没有通缉她实属万幸。死人有什么可怕，活人才是人间妖魔。

麦莉是我的偶像，在我眼里，她就是个妖魔，没有麦莉做不到的事情。她说我是“叔女”有据可考。我所在的新闻系传播专业，男生只有八个，个个赛神仙，全都修炼了一身飘逸的文学气质，

被整个学院赐号“八仙过海”。最极品的一个男生，会在每月初一十五cosplay李白或杜甫赏月吟诗作对，穿着一袭不知哪里订制的白袍，站在学校人工湖边伤春悲秋。据说有一次他把下晚自习从湖边经过的某个同学差点吓出心脏病来，学校闹鬼的传闻应追究到他身上。他们让我轻松占据了所有体育项目的第一名，我被他们赐号“雕兄”，不是因为我鼻子高挺，而是因为我运动细胞活跃，相比他们，活跃那么一点点而已。

不管怎么样，我还是答应了我爸去参加婚礼。如果我不去，我下半个学期休想从老奸巨猾的林赞成同志那里拿到一点零花钱。如果我去了，年底去香港吃喝玩乐的费用将由林赞成同志赞助。这不是威逼利诱是什么？

“007，我看这条件是极好的，威逼还不及，利诱不为过，当你爸的女儿是极好的。”麦莉换压另一条腿，她最近说话常常像甄嬛附体，天知道她要把《甄嬛传》看多少遍。说她她还抗议：“这不叫《甄嬛传》好吗？这叫《损人利己传》，是未来的趋势，学一招半式以后入职场准用得上，比如在咖啡里加点中药材迷惑老板心智，好让他升我职位。”

“我看悬，在你升职之前他就把你那个了。”我忍不住纠正她。

“007，你有点常识，我不是在制造春药。”麦莉吼道。

我叫林麒。只有麦莉才叫我007，她也只容许自己叫我007，若是有第二个人叫了我007，麦莉一定咬牙切齿靠上去，用她的话就是——打不过人家，可以以死相逼。

麦莉压完腿，又劈了个叉，问我：“问你爸我可不可以代你去，像这种二婚婚礼，阿姨大婶们扎堆，正好可以推销我家的化妆品。”

麦莉家里是某个国产化妆品品牌的销售代理，她从小就喜欢应付各种应酬，麦妈妈从小就把麦莉培养得口齿伶俐，舌灿莲花。

我亲眼见识过，一个五官端正皮肤也完美无瑕的学妹，被麦莉忽悠得以为自己的脸即将烂掉，随后成为了麦莉家化妆品的忠实顾客。这只是麦莉口才的小皮毛。刘备当年三顾茅庐请出诸葛亮，麦莉认为，刘备是口才不佳才三顾茅庐。因为这个观点，麦莉在历史课上和代课助教争论了整整一堂课，把年轻英俊的助教辩得面红耳赤。

事后，麦莉得意地说，她只是觉得那助教可爱，逗逗他而已。

麦莉是一个极品中的极品，任何在我眼中惊天地泣鬼神的事情，在她看来，都是芝麻粒小事。举个例子，去年宿舍楼着火，整栋楼的人都往外逃，现场一派世界末日的混乱，麦莉却裹着被子在床上一动不动。“着火啦着火啦！”我一边跺着脚四处抱头鼠窜，一边对着躺在床上的麦莉大喊大叫。麦莉岿然不动地躺在床上，淡淡地传来一句：“吵什么吵，我正敷着面膜呢，出去吓死人怎么办？不就是火葬吗？不是有人说，活着来这个世界上，就不打算活着回去！”

从此，麦莉获封一个称号——火母。

再举个例子，高中时，麦莉和我讨论一个腿毛很长的女生，被不喜欢麦莉的人传进了那女生的耳朵里，演变成多种毛发很长的版本。有几个类似广告词的版本是：有了×××飞毛腿，冬天我再也不怕冷了；“任我行”牌天然毛裤，不掉毛、不褪色，居家旅行必备。

有天，腿毛很长的女生在我们上政治课时，一脸怒火地把麦莉叫出去。半个小时后，麦莉回来了。她若无其事地走进教室，若无其事地坐到我身边，她的左脸有红红的五个手指印，左半边脸都肿起来了。

“她打你了？！”我讶异无比，撩起袖管作势要出去找那个腿毛很长的女生算一笔账，却被麦莉按在座位上。

“不过是被扇了一耳光，我还嫌她下手不够重，让她再重点，她骂我神经，真是不知道谁先发神经。”麦莉轻抬眉毛，无比镇定地拿出化妆包对着小圆镜补妆。

“还不够重？！难道要扇烂你整张脸才够重啊？！”我目瞪口呆，当时真心对麦莉佩服得五体投地，她是我长这么大最佩服的人之一。

麦莉轻笑，好像肉不会疼似的说：“上帝不是说嘛，有人打你的左脸，你要连同右脸也转过去让他打。”

于是我答应林赞成同志去参加婚礼的前提条件之一是携带麦莉一起去，他爽快地答应，兴致勃勃地说出席婚宴的礼服包在他身上。

当我和麦莉看着我老爸从他朋友的剧院弄来的两套礼服，我们顿时满脑袋黑线，眼前浮现出各种要多夸张有多夸张的cosplay造型。这可不是在演《唐顿庄园》呀，穿着欧洲宫廷戏服出现，我爸是想让我们在现场唱歌剧吗？太有重力和压力了！麦莉嗓子是不错，五音不全的我只有唱对音准要求不高的《最炫民族风》比较带劲。

麦莉的衣柜里全是大花裙子，她有严重的民族风和古装情结，整个夏天穿不同花样的花裙子像只巨大的花蝴蝶飘在校园里。她甚至不知道去哪弄了一套唐朝宫廷袍子，穿去上历史服饰研究选修课时，同学们还以为她是老师请来的模特。她当初选读考古系，最初目的在于有朝一日能在地下挖出一件《红楼梦》里的雀金裘或者鳊裘裘之类的衣物。我不想拆穿，那种东西如果有，从地里取出来看一眼就化成灰了吧。

我们两个，一个永远牛仔裤T恤衫，一个沉迷民族风，与时尚严重脱节的两个人，常被许征笑话为天外来客，没有一点当下姑娘的样子。当下姑娘是什么样的呢？来听许征描述：“胭脂水粉随身备，四季裙子不离身，细数时尚如家珍，矜持撒娇样样会。”

麦莉很不屑地说：“加两句，声色场所媚眼飞，啤红酒千杯不醉。这些姑娘我知道哪里最多——天上人间。”说得许征面红

耳赤。

我安慰许征：“你一个搞历史的，不怪你。”

扯远了。时间紧迫，好在麦莉认识一个艺术学院常年主持晚会节目的学姐，她从学姐那里借来两件晚礼服，款式是隆重了点，颜色是艳俗了点，质量是劣质了点，但总比我老爸的宫廷戏服低调得多，也轻盈得多。

婚礼是午宴，设在东方酒店的顶层豪华宴会厅，这是全市最著名的酒店，最有场面的宴客场地，往常是领导们接待重要人物的不二之选，也是富豪嫁娶的不二之选。酒店新广告语我都给想好了：上档次，够气派，东方不败，舍我其谁！

待我和麦莉乘出租车风风火火赶到酒店，宴席已经开始了，酒店外停了一圈各种数不过来的豪车名车，麦莉不声不响地把我往后一扯，说：“早知道要来这里，我怎么也得买一套香奈儿，穿这身给劳斯莱斯当抹布都不够格。”

原来她一直以为她要参加的是农家乐宴席，有大花轿子敲锣打鼓的那种，客人们交杯时还得说“久仰久仰”之类的。她说不敢穿得太嚣张盖过新娘风头……可她是麦莉啊，几分钟后恢复面色，摆正我的双肩又问道：“妆容perfect？”

“绝对perfect。”我比了OK的手势。

麦莉得意起来，已经毫不在意她身上的廉价礼服，说道：“没办法，人美穿什么都美。”

即使我们红红绿绿出现在婚礼上，像来主持山寨春晚的傻帽儿，麦莉也表现得好像是走戛纳红地毯一样昂首挺胸，像只好斗的母火鸡。我跟在她后面不敢抬头，所以我们看起来更像是一只母火鸡带领着一只鸵鸟，参加禽鸟类的星光大道。好在观众们的注意力全都在貌美年轻的新娘身上，根本没人注意我们的穿着。

婚礼的新郎是我爸的老同学，也是国内有名的企业家。五十多岁老男人的二婚，婚礼办得比年轻人初婚都矫情。放眼望去，满眼

粉色的缎带，粉色的玫瑰，粉色的、层层叠叠的婚礼蛋糕。麦莉和我打赌新娘是个“90后”，她赢得妥妥的。宴会厅里挤满了人，音乐和人声交织，洋溢着一种属于婚礼的欢快气息。

老中青各种年龄阶段的人都有，界限明显。年轻的俊男美女聚在一起觥筹交错，谈论时尚潮流明星八卦；穿着考究的中青年和大叔阿姨们三五一群品红酒聊经济政治和育儿经，老头儿们则坐在桌子旁边喝茅台边话历史江山当年勇。

不消片刻，麦莉已经钻进一群中年大妈中推销起化妆品来。

我爸一眼在人群中看到我，他的目光落在穿着一身飘逸长裙的我身上，很满意地摸着下巴那撮胡楂。说实话我爸留胡子有点像中老年版的发福的方中信，我曾经在广东老家翻出一张他的青年军装照，不是我自夸，我爸年轻时确实很帅，长着一张很正脸的脸。随后他把我拉到新郎官老大叔面前，敬了杯酒，当着众人的面把我介绍了一通，详细到把我吃了土豆会不停打嗝的毛病也抖搂出来，比婚介公司还热心，目的无非是想把我推荐给在座有几单身的大妈大伯。一千人目光灼灼地向我投射过来，各自在肚里打量着我的外貌和衣着，有人点头有人摇头。噢，我最讨厌的情景剧开始了。

“娃长得挺俊。”

“瘦了点。”

“怎么穿这么糟糕的裙子？品位有待改善哦，我给你介绍设计师。”

“QQ号码留一个，回头我孙子加你视频聊天。”

不知从哪里伸出来的手在我屁股上捏了一把。我面红耳赤扭着头在人群中寻求麦莉的救援，关键时刻她不知所踪，我只能自救了。在被一群大妈大婶们摸遍全身器官前，趁着有人过来给新郎官敬酒的空当，我挣脱开我那啰唆得可以搭台唱戏的老爸，避开人群，迅速地朝大厅外飘去。

我顺着左边楼梯走上去，打开顶楼天台的安全门。嚯，这是

市里最高的建筑物，视野极好，一览众山小，整个城市的景色尽收眼底，远山掩映着别墅群，蓝天，白云，空气好极了，我贪婪地大口大口呼吸着，直至身心完全平静。

虽然我两眼近视二百五十度，但此时一点儿也不妨碍我看风景的心情。我趴在顶楼天台的安全围栏上，全身心欣赏美景，用五音不全的调子哼唱着歌儿，微风习习吹得人心情大好，我情不自禁地伸了个大大的懒腰。

就在这时，悲剧性的事件发生了。只听啪的一声，毫无预兆地，我身上那件劣质礼服的右肩带崩断。啊，劣质礼服！我还慌张来不及整理，就听到身后传来阴阳怪气的笑声。我不敢转过身，只是微微向右转了转头，顿时就石化在原地。

在我右侧的不远处，有个男生躺在那里，身体的一部分躺在一块石阶后面，他灰色的礼服几乎与顶层的水泥地融为一体，从进门的方向根本不会注意到他。他跷着修长的腿，一只手垫在石阶上，侧着脑袋，另一只手握拳在嘴上，哼哼地嘲笑着我。他的视线，完全落在了我身体的右侧……

啪的又一声，我还来不及愤怒，礼服裙左肩带也崩断了，礼服瞬间滑到腰际。

Oh my god！除了脏话我简直不知道要说什么。

来婚礼之前，为了把礼服穿得好看，麦莉自作聪明，在我的内衣里面塞了很多东西，甚至把我的海绵宝宝袜子，也塞到我的内衣里。

所以，当礼服裙两边的肩带崩断，礼服裙滑落腰际时，我那一马平川、塞着乱七八糟东西的内衣里，露出半截海绵宝宝袜子，并且它还垂直坠到地上……哦，老天，你让我死了吧！

“哈哈哈……”笑声排山倒海。

这历史性的时刻，将打破我多年来各种出糗的纪录，占据榜首。如果不是我的心智早已锻炼得金身不破，我也许早就跳楼寻死

了。如果放在武侠小说中，那个躺在地板上的唯一目击者，估计早就被我九阴白骨爪挖出双眼，割下舌头，毁尸灭迹。不过我要是会逍遥派的凌波微步或者铁剑门的神行百变，现在一定脚下生风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好吧，回到现实，镇定镇定。多亏我多年出糗的经验，我很快镇定住，慌忙把裙子提上来，一直提到脖子处，把两边断掉的肩带前半部分绕着脖子系好，背后却难免露了一点，成了露背装，我只好把盘着的头发解下来披在脑后。

我走到那名躺在地上已经笑得爬不起来的帅哥面前，怒发冲冠，一阵风从后面把我的头发吹得包裹住我的脸，那场面真是恐怖，我一边使劲儿把头发拨撩开，一边朝他走去。他还是没止住笑声，看着我，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我恨不能挖了他的双目再一脚踢飞他到九霄云外。最后气极的我一脚向他的小腿处用力踢去。

男生立马嗷嗷地从地上跳起来。他看着我，表情和肢体动作實在是“丰富多彩”，一会儿捂着肚子笑，一会儿捂着小腿号叫，一会儿又瞪我几眼。

我又是一脚踢过去，这次他很聪明，及时地跳开。他站在离我两米远的距离，为了表现出他的风度，终于渐渐克制住了笑声。让我无法忍受的是，他的嘴角依然浮现出一丝忍俊不禁的笑意，笑中隐约含着不屑。

“你……”我一时之间怒火中烧，又渐渐地克制住，脑袋里闪过各种化解尴尬的方法。

“你……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尽量平静地望着那个男生，眼睛直愣愣地盯着他问。

他皱了皱眉，脸上带着嘲笑附和地问：“我为什么要知道你是谁？”

谢天谢地，听到这句话，我终于舒口气，对他假笑：“很好，

你不知道我是谁，我告诉你，我是女鬼，以后千万别一个人走夜路。”说完，我卷起裙子转身拔腿飞快地推开天台的门，风一般跑下楼梯，跑入大厅婚礼的人群中，消失在他眼前。

多年出糗的经验告诉我，在一面之缘的陌生人面前发生的糗事根本不算糗事。

我想，我这辈子再也不会和这个讨人厌的男生有任何交集，他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离开婚礼后，我们就会被无数人群分隔开，永不相见，想到这里，我又气定神闲地走在人群中，把自己想象成在动物园里漫步的天鹅。

转了一圈后，我在洗手间里找到麦莉，她正对着镜子淡定地描眉，把眉毛描得又细又长。麦莉从镜子里看到我的礼服，险些把自己描成一字眉。

她转过来张大嘴惊呼：“我的天啊，你怎么把自己搞成一副荡女的德行。”

为了不让麦莉继续损我而引起大规模的人群注意，我拉着她迅速逃离了婚礼现场。

这件事情对我造成的血的教训有：不要随便穿劣质的衣服到任何可以遇见帅哥的地方；不要随便伸懒腰，万一腋毛忘了剃，也一样完蛋。

婚礼结束一周后，连麦莉都快忘了那档子“狼藉”的事情，我在学习搏击术的教室里竟然见到了那个男生，那个在酒店天台见证我糗事的男生。我抱着侥幸的心理，觉得他那种外表帅气很受欢迎的男生，应该记性都很烂，如果不是范冰冰那种级别的美女，他不会记得的。

我一向自认为不是什么美女，虽然从小学到高中我也收到过几封情书，但，我的情书和麦莉相比简直是九牛一毛，最让我引以为傲的是其中有个男生给我写过一首颇有小清新风格的肉麻情诗：

你
是水中的月
我
是看月亮的人
我多想
把水捧起
连同你
一起端进心里

虽然不知道这首诗是那个男同学自创的还是去哪里抄袭来的，但我被他的才情感动了，为了表示感谢顺道拒绝他的爱意，我给他回了我人生中第一封书信，信的内容是麦莉替我想好的，信里写道：

我是水中的月
但是刚烧开水
月亮可以看
但别随便捧
烫死你啊

所以我觉得像我这样的人那个男生一定不会记得的，一定不会。

学搏击术这事说来话长，起先是麦莉看中了教搏击术的肌肉男教练，拖我一起报名，一个月三节课，一节课100元，这钱花得我肉疼，但想象影片《搏击俱乐部》中的热血场景，想象布拉德·皮特和爱德华·诺顿的肌肉画面，我咬咬牙也跟着去了，再不济好歹能看到教练的肌肉。第一堂课结束后，我才知道这搏击课程和电影相去甚远。肌肉男教练一开口就明确地表示了他的性取向不在女人身上，当场就有几个女生洒泪退课。

麦莉悔不当初，她借口不是练武的料，把我一个人丢在搏击术教室。搏击课程费一交就是一个学期，麦莉运用她舌灿莲花的本事

把学费退了，剩下我傻呵呵地继续上课。每次想起这档子事，我就对麦莉投去幽怨的眼神，麦莉却用她那若无其事的眼神回望我，道：

“007，你好好学，学有所成我雇你当保镖，也不虚你007的大名。”

狭路相逢，男生在教室里看见我的时候，微微地皱了一下眉。坏了，当他皱了那一下眉，该死的我就知道他认出了我。好吧，A计划失败走B计划——我装傻，装作什么事也没发生过，装作他认错了人，死也要否认。装傻我最在行。

没眼光的教练竟然还把我和男生分在一组练习！只看见对面的男生嘴角浮起一抹奸诈的笑，我眼前差点一黑，老天都不待见我。我把胸前的名牌用力扯下来丢到角落里，然后疯狂地摇散开头发，尽量让自己看起来披头散发好掩盖一点样貌，然后改变走路姿势，就是看起来很男人的那种。

我像抽风似的大摇大摆走到场地中央，和他面对面，抱拳，作揖，礼数完毕，就要过招了。

“不记得我了？你这女鬼光天化日也不怕灰飞烟灭？”他邪邪笑着问道。该死，他果然记得我，他怎么就记得我呢。

我眼睛四处瞟着，尽量不去盯着他的眼睛，说：“别乱搭讪，我不吃这套。”我这人有个毛病，做贼心虚的时候不能看别人的眼睛，一看眼睛就会一直眨得不可收拾。

他笑道：“装，你再装我也认得你，海绵宝宝。”他故意把海绵宝宝四个字念得大声且一字一顿的，我又羞又恼但全憋在心里，脸唰一下就红了，恨不得冲上去捂住他的嘴巴。我告诉自己绝对不能发作，否则不打自招。

我在男生胸前道服的名牌上瞥见他的名字，苏烈，我急需转移话题，脱口而出取笑他：“苏烈？你和那个花心大萝卜苏烈有一样的名字耶。”

他听到我这么一说，脸一黑，跨过一步，抓过我的肩膀，在我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把我重重地摔在垫子上。我感觉整个背部